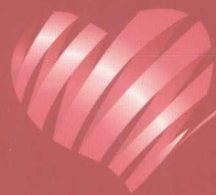


安逸 著

AIQING SHIWULIAN

爱情 食物链

爱，是一种花开如荼的幸福，是一种破茧成蝶的感动
放弃爱，需要一种勇气，一种比爱更深更执著的勇气



爱情食物链

安逸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食物链 / 安逸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80755-503-2

I. 爱… II. 安…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3154 号

爱情食物链

作 者: 安 逸

策 划: 张国岚

责任编辑: 李 伟

特约监制: 辛海峰

特约编辑: 李子旋

美术编辑: 美 慧

封面设计: Z2 工作室

责任校对: 成 仁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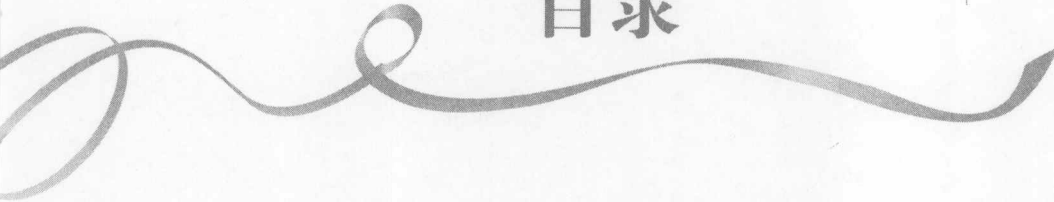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80755-503-2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爱情是世界上最难遂人愿的东西！我爱他，他爱她，她又爱着另一个他，而她的他又爱着我，如同动物世界里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沙子，而沙子有一天会吞噬一切一样。瞧，多么复杂——原来爱情的世界里也有食物链啊！

——爱情手记



目录

第一章 女心理咨询师之死	1
第二章 日记里隐藏的秘密	27
第三章 他竟然要向别人表白	53
第四章 相亲引发的极品后果	77
第五章 情敌,又见到了情敌	105
第六章 傻瓜,你要为我挺住	135
第七章 我和你无话可说	167
第八章 千奇百怪的“浪漫”	191
第九章 有预谋的华丽聚会	219
第十章 好黑啊,我会死吗	241

上了出租车，让心还没有从这个信息带来的震撼中解脱出来。尽管让一个如此优秀的心理咨询师，选择了自杀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被视做悲剧且惨死，只有心理极端不健康的人，才会放弃人类求生的本能，选择求死。莲心记得舒喻只比自己大五岁，不过三十二岁而已，正当事业女性最盛黄金的年华，怎么会突然自己动手结束生命？难道真是命运弄人吗？舒喻有什么严重的心病吗？可是，明明几个月前，舒喻接受采访时还劝慰别人：对于出生和死亡，我们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是好好享受二者之间的过程又对！那她到底患了什么病呢？

第一章

NVXINLI
ZIXUNSHI ZHISI

女心理咨询师之死



第一章

NVXINLI
ZIXUNSHI ZHISI

女心理咨询师之死



1

对于闹钟,关遂心一直深恶痛绝。刚刚下了夜班还没睡熟,便又被铃声吵醒,遂心气急败坏地按下了闹钟的铃声键,但铃声并未停止,原来铃声来自手机。她挣扎着坐起身,怪叫着抓过手机——这个追魂夺魄的电话号码属于《生活时报》新闻部主任阙艺德的。遂心条件反射地接通电话,用力咳嗽了两声,努力让自己睡意蒙眬、含混不清的声音变得清醒起来。

“关遂心,你还在睡觉,发生了如此大事,你还在梦里?”电话那头阙艺德非常不客气。遂心叹口气,还是没掩饰住自己的睡意:“什么事情?”遂心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精神一些,她永远觉得自己没有睡醒。做社会新闻记者五年,遂心早就身心疲惫,很难有新闻能让她兴奋起来,她有时候劳累过度,真希望自己可以永远睡过去。

“据可靠消息,舒喻昨天半夜在家里开煤气自杀身亡!”阙艺德的声音里透着无与伦比的兴奋和激动,唯恐天下不乱,说的正是阙艺德这样的人。遂心迷糊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舒喻是一名资深的高级心理咨询师,也是成都最权威的心理咨询中心的创办人。这几年,舒喻的名字常常出现在社会新闻版头条。两年来,遂心曾多次采访过舒喻,她沉稳内敛、落落大方的性格和优雅美丽的外表都给遂心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遂心反应过来后,立刻问道:“消息确切吗?是心理咨询师舒喻自杀了吗?”阙艺德极不耐烦地回答:“你去她家就知道了,别把新闻给漏了!”

这新闻无疑会是今天社会版头条,一枚重磅炸弹!

挂了电话,遂心立即从床上跃起,一边快速洗脸刷牙,一边给搭档、摄影记者方咏正打电话,通知他迅速赶到棕北小区舒喻的家。从起床到出门,遂心只用了不到十分钟。因为工作的缘故,遂心的长发从来都紧紧束在脑后,身穿清一色的白衬衫、T恤、牛仔裤,整个人清爽利落,大方整洁,颇具记者

风范。

上了出租车，遂心还没有从这个消息带来的震撼中解脱出来。是什么让一个如此优秀的心理咨询师，选择了自杀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蚂蚁尚且偷生，只有心理极端不健康的人，才会放弃人类求生的本能，选择求死。遂心记得舒喻只比自己大五岁，不过三十二岁而已，正是事业女性最盛最黄金的年华，怎么会突然自己动手结束生命？难道真是能医者不自医？舒喻有什么严重的心病吗？可是，明明几个月前，舒喻接受采访时还劝慰别人：对于出生和死亡，我们都无计可施，唯一可做的，是好好享受二者之间的过程，这样通透的人，怎么会自杀？

一个个疑问，缠绕着遂心，让她整个人的神经都绷紧。

舒喻家楼下，停了好几辆警车，整个单元都被警方封锁了，老远就拉起了警戒线。也难怪，舒喻在成都可是名人，名人死了处理起来当然要慎之又慎，比不得小老百姓，什么都可以草草了事。和遂心一样被拦在警戒线外的还有其他媒体的记者，遂心用眼睛一扫便知道，全城媒体都出动了，恐怕自己还是来得最晚的一个。难怪阚艺德像吃了炸药，遂心苦笑。

这时，背后有人拍了遂心一下。她扭头一看，原来搭档方咏正已经先自己一步到了。方咏正将遂心拉到一边，两人迅速商议采访事宜。“我已经打探过了，现在舒喻和警方以及舒喻的家属都在房子里面，我可到对面楼顶，用长镜头拍几张室内的照片！”方咏正似乎胸有成竹地说。遂心知道什么问题都难不倒方咏正，在再棘手的事情面前，他都能保持沉着冷静。这也正是多年来，遂心一直喜欢方咏正的原因之一。可惜，老方只当遂心是好搭档，好朋友。遂心轻轻地叹了口气，反正这个世界上，无处不充斥着遗憾，多这一件也很正常。

遂心目送老方离开，然后打起精神投入工作。楼是进不去了，遂心只得做些外围调查，从小区的保安，到负责清洁楼层的大婶，遂心都一一问过。所有人对舒喻的印象都极佳，评价全是——那是个总是微笑、宽容的女人，看起来很有涵养。所有人都不觉得她会轻生，连遂心都不相信，这样通透、宽厚的一个女人，事业正蒸蒸日上，怎么会自杀呢？

方咏正拍下来的照片，遂心也调出来一一查看，照片里有个男人，捧着舒喻的照片，一脸悲痛，无声地抽泣，一副伤心欲绝的模样。遂心赶紧让保安辨认这个男人，保安称，这名男子是舒喻的丈夫刘治国。“这个男人看起

来很伤心！”老方指着照片说。遂心望着照片有刹那的失神，她总觉得事情没有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因为舒喻实在没有自杀的理由：“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自带三分演技，演得好的，几乎已经出神入化，真伤心还是假伤心，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明白！”

方咏正笑了一下：“遂心，干吗那么悲观？你就不会演戏，你的七情六欲都摆在脸上！”遂心抬头，看进老方眸子里，心想要是自己真一点演技都没有，怎么能在阙艺德那个龌龊的周扒皮手下工作？老方还真不是一般的不了解自己！遂心挤给方咏正一个笑容，然后走开，转身太快，马尾巴差点打到咏正。咏正忍不住摇头，这个关遂心，一点女孩该有的雅致温婉都没有，永远风风火火，精力超人！可是，这也正是他欣赏她的地方——丝毫不扭捏作态。

遂心马不停蹄，找了相熟的警察小刘询问案情，得到的答案居然也是舒喻是开煤气自杀的。“开煤气自杀？那她家里的人呢？是谁第一个发现舒喻身亡的？”遂心穷追不舍。还好小刘已经习惯了遂心的工作方式：“舒喻自杀时，是独自在家，她丈夫半夜返回家时，发现房中充盈着煤气的味道，我们赶到时，她已经全身呈粉红色，死亡两个钟头以上了。”

“她丈夫为何半夜才回家？”遂心隐隐觉得事情不对。

“她丈夫有很合理的解释，但这是别人的私事，我可不敢透露给你。”小刘也觉得遂心太过咄咄逼人。“可有他杀的可能？”遂心还不死心。“不可能！关大小姐，舒喻家中，并没有发现她家人以外的指纹或者脚印，房间内井然有序，十分正常！”小刘耐着性子回答遂心。遂心见套不到更多的资料，只好悻悻地离开。

整整一天，遂心都和咏正泡在舒喻家楼下。

全城记者都不敢离开，唯恐漏掉什么细节，被对手抢了先机。六月天，太阳烤得人都焦了，遂心的衣服从里到外都泡在汗里，整个人都快臭成一条咸鱼了。可是直到警方撤离现场，舒喻的家人也没出现。遂心待所有记者全都撤退了，才极不甘心地和方咏正离开。一回到报社，阙艺德便笑嘻嘻地迎上来：“小关，可有好消息？编辑部为你留了头条的位置。”

遂心只得皱着眉头将事情详细讲述了一遍。

“那就是说，你什么都没采访到？”阙艺德的笑脸立即拉得老长。这个人天生有学习川剧变脸的素质，翻脸快过翻书。“可是，我觉得事情有蹊跷，舒

喻没理由自杀,而且事后她的家人全都躲着记者。”遂心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阙艺德。“小姐,那只是你的想象和推测,我要的是事实!”阙艺德眼睛往上翻,呈死鱼状。遂心力图将现场的情况和采访的难度告诉阙艺德,可是他根本不听任何解释,冷冷地扔下一句话:“要是明天别的报社报出内幕,你直接写辞职信放在我桌上!”

已经累至虚脱的遂心,顿觉一口恶气上冲。她握紧拳头,用指甲死命掐掌心,扭过脸,努力看向窗外,深呼吸十次,方才压下这口气。我爱的人爱上其他人,我采访的新闻没别人的精彩,上司昏庸无能,同事落井下石……统统不能怨别人,怨别人无任何用处,要怨只能怨自己学艺不精。遂心有自己的处世哲学,她硬生生将火气逼下,坐到电脑前写稿子。她用了最大的努力,又找齐了舒喻详细的资料,声情并茂,写了一篇新闻稿,还把前几次采访时对舒喻的印象也作了个描述,配上方咏正的照片,这篇采访稿看起来也算图文并茂了。

可惜,遂心自己清楚,这则新闻有两个重大缺陷,一是不知道舒喻是否真的死于自杀,如果自杀,她自杀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让一名心理咨询师走上绝路?她的心病到底是什么……统统是谜!遂心承认自己很失败,当事人一个也没采访到。也难怪,直到交稿,阙艺德也没有好脸色给关遂心看。遂心自己的脸色也是惨灰色的,在大太阳下晒了一整天,连水也没喝上一口,整个人仿佛从胶水里捞出来般全身发黏。

2

一进家门，关遂心便冲进了浴室里沐浴，温水自莲蓬头里洒出，包裹着遂心，眼耳口鼻，每一寸肌肤都沉浸在顺滑的流水中，沐浴是遂心生活中少有的几样乐趣之一。洗完澡，倒杯芝华士，在晶莹剔透的玻璃杯里放进几块碎冰块，轻摇杯子，听着冰块与玻璃杯细碎的碰撞声，再喝上一大口液体，芝华士独有的馥郁芬芳，一直在遂心的舌尖缠绵回荡。直把这半杯液体喝光了，遂心才又活了过来。

遂心躺在沙发上长长舒了口气，每次完工，疲惫不堪时，非得一杯酒在手，才能放松。遂心知道这是恶习，太阳还没下山便开始喝酒，可是没办法，人生苦短。有时候，遂心甚至觉得生活就像一个马戏团，只要皮鞭一响，任凭你是狮子还是老虎，都得开始表演，再多的火圈都得硬着头皮，咬着牙齿跳过去！

几杯酒下肚，遂心彻底松弛下来。很快，她睡了过去，她梦见自己被母亲抱在怀里，母亲轻轻地吻着自己的面颊。那些吻，那么温暖而真实，遂心有着巨大的安全感。但是，即便是梦里，遂心也知道，这是一场梦。遂心的父母，早在遂心上高中的时候便遭遇车祸身亡了。遂心与比自己大五岁的姐姐关如心相依为命。遂心还记得，上大学时，为了挣学费，她常常兼三份职，累得筋疲力尽，一整天只吃两个包子是常有的事。为了支持遂心读书，如心白天上班，晚上到酒吧为人拉小提琴赚取出场费。直到遂心找到工作，当上记者，生活才开始改善。姐妹俩着实吃过不少苦头。所以，遂心特别珍惜现在的工作。她常常觉得讽刺的是，父母给姐妹俩取名遂心、如心，就是希望生活能够遂两姐妹的心愿。可惜，偏偏一切都事与愿违。

电话铃声将遂心从梦境中拉了出来，她接起电话。

“遂心？”是如心温柔安静的声音。

“姐姐，有何贵干？”

“吃饭没有？到我家里来，我熬了鸡汤，你姐夫有个同学也要来吃饭，正好介绍你们认识。”遂心立即皱起眉头，如心自结婚后，便整天摆出一种幸福小女人的姿态，天天在遂心面前嘀咕结婚的千般好处，而且竭力为遂心安排一次又一次的相亲，恨不能早点把遂心这个大麻烦转嫁给别人。

“姐姐，饶了我好吗？我很累，让我睡觉吧！”遂心呻吟道。

“遂心，你一天不嫁人，我便一天不放心！”如心还不死心。遂心干脆耍赖：“姐姐，下次吧，下次我一定来！”如心只得作罢，最后还叮嘱道：“那我改天帮你约他。”遂心连声说好好好，差点感激涕零地挂了电话，只要姐姐不让她现在去相亲，她什么都可以答应。挂了电话，遂心又倒回沙发上，只片刻又睡了过去。

一早，遂心便被阙艺德的电话吵醒。遂心被阙艺德一通乱骂，并通知遂心不用再去开工了。遂心打开报纸一看，全城所有报纸都详细登载了舒喻的死讯，原来舒喻不是自杀，而是被她丈夫刘治国谋杀的。唯独遂心的采访报道不痛不痒，连真相都没披露出来，遂心一下急出了一身汗来！

霍地，遂心坐了起来。原来不过是一个梦。真逼真，遂心擦擦额角的汗，觉得浑身酸痛。她走到窗边拉开窗帘，天刚蒙蒙亮。早上的云彩散在天边，尚若隐若现。时间还早，可遂心再也睡不着。她开始觉得坐立不安，唯恐噩梦成真。干脆，遂心匆匆沐浴，换了件白色T恤，一条浅蓝色的牛仔褲奔出门。走了好远，才在街角看到报摊。不等小贩将摊子摆开，遂心扔下钱，把所有报纸都各买了一份，胡乱翻到社会版。

看完，遂心才松口气。原来其他记者也和遂心一样，连这个新闻事件的边都没有摸到，写的都是一些资料性的东西和一些推断及猜测。反倒是方咏正的照片是别的报社没有的，使得遂心的报道看起来要比别人的更生动丰满，遂心打心底里感谢老方。

不想再折返回家，趁早晨还算有些微凉意，遂心赶到报社。真静，平时闹哄哄如同八国开战一样的办公室，一个人也没有。遂心泡了杯浓浓的咖啡，一边吃三明治，一边上网搜寻关于舒喻的资料。遂心知道，昨天那一仗，大家都打了个平手，今日各大媒体都会派出精兵强将，继续挖掘该条新闻背后的新闻。遂心总觉得事情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不过，遂心相信，事实并不会由于被人忽视便不复存在，反正记者的工作之一，就是要找

出这些被忽视的事实。

昨晚,补足了觉,遂心觉得神清气爽。

正在拟订新的采访跟进计划,阙艺德便来了。他手上也捏着一大沓报纸。遂心自认昨天的采访不比任何人差,故此理直气壮地看着阙艺德。可是阙艺德还是对着遂心咆哮:“看,今天各家报纸的报道都平淡无奇,要是你昨天拿回舒喻自杀的真相或者内幕,我们就赢了,结果只和别人打了个平手!”

遂心气结,这个阙艺德,对下属苛刻就算了,遂心大可当他要求严格。可是,每次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阙艺德总是把责任推到下属身上,功劳自己领。遂心记得有一次,她做了一个关于毒品泛滥的调查,天天被人打电话威胁骚扰。阙艺德担心不已,生怕被人打击报复,整整骂了遂心一个星期。可当这篇新闻获得当年的年度大奖时,阙艺德却把所有功劳都归于他自己。没有什么错误比永远正确更错,可是阙艺德却不懂得,一直执迷不悟地认为自己是真理的占有者。遂心有的时候沉不住气,真想告诉他,除了傻瓜,没有谁会永远正确。可是遂心始终忍住了,她知道,办公室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定要表现得仿佛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一样,否则就会有更糟糕的事情发生。

遂心眼观鼻,鼻观心,将自己封闭了起来,把阙艺德的话当做耳边风,然后偷偷地在心里骂他:“你这个缺德鬼,除了缺艺德,还缺道德,简直就是缺大德,你父母真没给你取错名字!”然后遂心稳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继续翻阅舒喻的资料。阙艺德见骂了半天,遂心都不为所动,更加恼怒:“关遂心,你大清早就坐在办公室偷懒?还出去找线索!”遂心飞快起身,逃也似的奔出办公室。

她太知道阙艺德了,遂心坐在办公室,他说她偷懒不出去采访。遂心在外采访,他又说遂心连办公室也不回,在外面躲懒。总之,在与不在,他都认为遂心在偷懒。遂心心里十分明白,不过是她不愿意下班后与阙艺德喝两杯酒,伴唱两首歌,陪跳两支舞的缘故。遂心也不愿意对着阙艺德献媚讨好,阿谀奉承。工作做好,遂心但觉无愧于心。她宁肯永远不升职,累得似头牛,也不做令自己半夜会恶心得不能入睡的事情。凭着多年经验,遂心决定到舒喻的心理咨询中心去调查一下舒喻自杀前一天的行踪和精神状态。

个斗大的隶书——“难得糊涂”。椅子底下有一双软底绣花鞋。这是属于她的天地，是她赤手空拳打出来的江山。空气中弥漫着她的香水味，那味道不是一丝丝、一缕缕，也不是若隐若现、缥缈而难以捕捉的，而是一大片一大片、连绵起伏，轻易融入空气、融入呼吸，让人觉得神清气爽，仿佛舒喻刚刚还坐在这里。案头上，还有一本书，摊开放着，似乎女主人还会随时回来翻看……

然后，遂心的目光停在房间一角的衣架上。这个人形的模特衣架上，是一袭质地柔软的烟紫色连身长裙，看得出，衣服的主人身段、品位都是一流。她为什么要在生日当天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头一天还兴致勃勃选了这样一条出色的长裙，还没穿过，晚上会舍得死？哪有人当天要自杀，还让人第二天去换新裙子的？遂心心里的疑窦渐渐扩大。她立即致电方咏正，让他前来拍照。好个方咏正，将一件死物拍得活了似的，那长裙迤迤然侧立在长窗前，仿佛一名女子华丽地转身，但又透着绝望，风吹起裙裾，仿佛有千言万语要倾诉……

回到办公室，遂心一口气将调查的情况用极端细腻忧伤的笔触写了出来。可是，还是没有了解到事情真相，还需要进一步调查。遂心暗自决定，无论如何要将事情的真相挖掘出来。成都的新闻媒体太多了，记者更是多如过江之鲫，竞争激烈，什么题材都被人做烂，就连邻居吵架、夫妻反目、小朋友打架都有人抢着去做。遂心已经被这些鸡毛蒜皮称不上新闻的新闻折磨得快要丧失斗志了。原来，记者这个行业看起来那么光鲜，锄强扶弱、伸张正义、开拓求真……统统不过是一层光环。私底下，个个累得筋疲力尽，新闻圈里，人人都要笔杆子，办公室政治比敌国开战还复杂。为了几十块钱的稿费，撕破脸，大打出手的也大有人在。

这个圈子里，人的素质良莠不齐，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都能发生。遂心已经对工作厌倦到麻木的状态了。可这一次，遂心觉得，舒喻的死，背后一定隐藏着巨大的秘密，揭开这个秘密，她一定能做出一条非常优秀而且轰动的新闻。

正对着电脑发呆，方咏正走过来问：“怎么样？去看下午四点的电影如何？”遂心看看手表，三点半了，她把文件放进抽屉里，关好。她对咏正说：“老方，你永远是这个样子，三点半约我看四点的电影，看我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啊？”方咏正露出雪白的牙齿笑得分外阳光，还嬉皮笑脸地说：“你为

什么不拒绝我？”遂心耸耸肩：“我是应该拒绝你的，起码等你问到第十次才答应你。”

“为什么不那样做？”他还是老没正经的，不工作的时候，他总是嬉皮笑脸，可一旦开工，立即变作另一个人。双子座的男人，总是有多面性。“我怕你不会问我第二次，我不敢。”遂心老实地回答道。

“做人还是爽快点好。”咏正哈哈大笑。遂心与咏正的关系，就是那样，多年来的爱慕升华成为一种含蓄的感情，遂心并不让咏正知道她的心事，但如果咏正哪怕对遂心有一点点上心，他早就该知道遂心对他特别迁就与忍耐，但是他不知道。他惯常和遂心开玩笑，但统统当不得真。遂心知道，因为她从不介意他嘲弄自己，因为她老穿牛仔裤，因为她从不抛媚眼，因为她办公的态度与男人一模一样，所以咏正从来不曾对自己动过心。

老方在摄影上的造诣颇有过人之处，可是欣赏女人的品位却和普通男人无任何不同。其实，很多时候遂心想告诉他，她也可以化妆，穿件露背露脐装，头发烫成波浪形，但是没有机会，是没有机会说，也是没有机会做。因为工作的缘故，咏正也常常约会遂心，多数是吃午饭，或是看场电影，大都在事发之前半小时通知，因此遂心根本来不及打扮，也来不及做任何准备。关遂心清清楚楚地知道，方咏正并没有把她当妹妹，他只是把她当老友，她可以肯定他甚至没有把她当成女人。

幸亏遂心对爱情的态度一直是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她从不强求，每次如心让她去相亲，她也会坦然赴约，有时候是好奇，有时候是无聊，有时候是想试试，也有时候是同方咏正赌气。也许，不小心相中一个比方咏正更对胃口的，就什么都解脱了。而且，遂心觉得谈恋爱就是两个人常常在一起说说笑笑，共同经历一些事情。她和咏正天天朝夕相处，出生入死，每天也说说笑笑，共同经历了不知道多少事情，比很多恋人感情更笃实。所以，她也很满足这种现状。况且，遂心觉得万一，老方知道自己暗恋他，肯定会被吓得要求换搭档，或者当场不省人事！

走到王府井门口，方咏正又突然不想看电影了，拖着遂心到春熙路去喝咖啡。遂心知道，喝完咖啡咏正照例会嚷累，然后就在咖啡店门口分手，他也不必送遂心回家。开始遂心很生气，很想从此失踪，再也不做他的临时伴侣。可是每次咏正开口邀请她，心中虽然一万个不如意，嘴巴却不听话，一直说“好好好”。几次之后，遂心便想通了，她当老方是女孩子，她约会女友，

也不见得谁会把谁送回家，于是气消了一半。况且老方为人光明磊落，他从来不会对遂心动手动脚，或是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他当遂心——就像手足兄弟。

“为什么不说话？”咏正见遂心不吭声。

“没什么。”遂心用手撑着头。

“你有心事？”

“有是有，譬如说待嫁春心，但又不能够向你倾诉。”遂心无精打采地说。咏正又笑起来。遂心叹口气——说了真话也没有人相信。“遂心，你知道吗？我最欣赏的就是你的幽默感！”咏正欣赏地拍拍遂心的肩膀。遂心翻个白眼扔给咏正。坐了不到十分钟。咏正的电话突然响了。咏正压低声音说了几句话，然后满脸笑意地挂了电话。“催你回去采访？”遂心问。做记者就是这样，看起来时间很灵活，有新闻累得半死，没新闻可以轻松自由地安排时间。可是，只有当事人知道，常常电影看到一半，被召回去开工。日子久了，渐渐连休息时都惧怕电话铃声，生怕是报社通知回去采访或者开会。但最怕还是领导打过来，痛斥漏了新闻。所以对遂心来说，有时候，没有新闻也许是最好的新闻，至少可以光明正大地偷懒。

“不是，是伊人约我！”一边说，咏正一边站起身。又是黄伊人！遂心打心底里不喜欢这个黄伊人，并非同性相斥，也并不是咏正爱的是黄伊人而非遂心。平心而论，黄伊人是名真正的美女，走到哪里，哪里就有艳光。雪白皮肤、大眼睛、花瓣似的唇，尖尖的下颌，窈窕的身段——少有男人不会动心。可是遂心觉得，美则美矣，毫无灵魂。况且，遂心总觉得黄伊人待咏正不是真心，她真心喜欢的是珠宝时装，豪宅名车。咏正不过是黄伊人打发寂寞无聊时光的陪客，如同遂心在咏正心目中的地位一样。

“老方，那个黄伊人除了空有一个美丽的壳，有什么好的？”遂心不明白。

“遂心，你这样的女人是不会明白伊人的好处的！”咏正回给遂心一个暧昧的笑容，然后喜滋滋地离开了。看得出，咏正像中了头彩那么高兴！遂心叹口气，继续喝眼前的咖啡。